

三句箴言承父爱

○ 张月敏

父亲离开我快一百天了。这一百个日日夜夜，思念无时不在。闭上眼，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清晰，仿佛从未远去……

父亲生于1935年1月，196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物理系。听母亲讲，当年的父亲英俊挺拔，学业拔尖，既能吹长号，也拉得一手悠扬的二胡，是校园里众人倾慕的青年才俊。留校任教后，他在三尺讲台前播下了教书育人的初心。1970年，为照料年迈的祖父母、撑起生计艰辛的大家庭，父亲毅然舍弃省城优越的前程，主动调回家乡。一人薪水，既要奉养双亲，还要接济大爷和姑姑家。此后数十年，他深耕讲台，兢兢业业，以扎实的学识与赤诚之心教书育人，在1987年成为国家第一批高级教师。

婚后，我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，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。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三句朴实话语，深深烙在我心里。这三句箴言，藏着他一生的智慧，陪我走过半生，是我最珍贵的精神传承。

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”，是父亲教我的第一句箴言。初二那年，我沉迷课外书，课本知识浅尝辄止，自认为记性好、背得快，考试临时抱佛脚就行，结果根基不牢，成绩大幅下滑。父亲没有苛责我。一天晚自习后，他把我叫到书桌前，摊开课本，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说：“光靠脑子记，过两天就忘。不如动笔把重难点记下来，常翻常看，多练多思，做到举一反三，知识才真正属于你。”父亲身为物理教师，一生严谨认真，工作生活都习惯提笔记录、细心整理。他常说，聪慧靠不住，踏实勤奋才长久；脑子记不住的，笔尖能留住。即便年事已高，他依然坚持读书看报，圈圈点点。这份踏实与用心深深浸润了我的成长。无论求学时期还是后来走上讲台，我都循着他的样子，在笔记本上记下学生点滴、家中琐事与亲朋往来。这份严谨、认真与勤奋，成了我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底气。

“能吃甜桃一口，不吃烂杏一筐”，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也是他一辈子的生活态度。父亲买回的菜总是最鲜嫩的：黄瓜挺直，西瓜饱满，茄子黑亮。偶尔母亲买了挑剩的便宜瓜菜，他总会笑着说：“看似省了小钱，实则是浪费。发蔫的菜不好吃，有伤的瓜果不养人。宁可少而精，不贪多而杂。吃得舒心，用得放心，才是真正会过日子。”父亲还极重仪表，衣物向来少而精，偏爱经典款式、上乘面料，穿在身上总是板板正正、干净利落。他常说，过日子宁缺毋滥，不贪数量，只求品质。这份理念也刻进了我的骨子里，让我在工作中力求极致，在生活中不敷衍、不将就，懂得取舍，守住内心的标准与体面。

“能走百步坦，不走一步险”，是1996年我骑踏板摩托带父亲去乡下看望姑姑时，父亲叮嘱我的话。乡间小路上有一道深沟，中间只搭了一块窄木板，摩托车勉强能过，十分危险。我赶时间想冒险通过，父亲连忙拦住我，坚定地说：“能走平坦路，就别冒一步险。宁可多绕远、多花时间，也不能赌一时侥幸。平安稳妥，永远比捷径重要。”这不仅是一句行路的叮嘱，更是父亲一生的处世准则。他为人光明磊落、正直善良，教书育人、待人处世始终不走歪路、不存侥幸。在教育岗位上，他廉洁执教，一心只为学生；在大家庭里，他公平处事，用心守护每一位亲人；对待亲友邻里，他真诚友善，凡事留有余地，只求问心无愧。他用一生践行，也让我深深懂得：做人唯有坚守底线、心怀坦荡，方能行稳致远。这份教诲一直陪着我，无论面对何种选择与诱惑，我都记得父亲的话，守好本心，怀揣坦荡与真诚。

如今再回想这三句话，每一句都饱含着父亲的爱与期盼。他从未用华丽的语言表达父爱，却把所有的深情，藏在这朴实的箴言里，藏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中。

小事里的大尊重

○ 张明国

生活中，我们常对自己说：“这点小事，没人在乎。”可现实往往并非如此。

你看，饭店里，年轻人高声喧哗，以为自在洒脱，却让旁人频频侧目；有女士在场时，有人讲起荤段子，以为幽默风趣，却让她们尴尬低头；有人把痰吐进烟灰缸，以为无伤大雅，结果一桌人默默放下烟；遛狗不牵绳、不捡粪便，以为小事一桩，却让路人步步提防；宴席上用筷子当众剔牙，以为不拘小节，却让旁人再不敢碰他夹过的菜。

有人带着早餐挤公交，韭菜盒子味四处飘散，被人笑称：“再好的香水，也干不过韭菜盒子。”有人在高铁上泡方便面，自己吃得过瘾，却让一车厢人闻着味道坐立不安。有人在飞机上大声聊天，自己尽兴，旁人却眉头紧锁。就连吊唁场合，也有人披着外套、手插裤兜、背手鞠躬，自己浑然不觉，旁人却觉失礼。

这些时刻，他们心里都闪过一个念头：没人在乎。工作中也是如此。有人发消息祝贺，对方只回一个“知”或“谢”，惜字如金，觉得不就少一个字嘛，谁在乎。可收信的人，心里却可能有点失落。有朋友春节用心给领导发拜年短信，等到破五，一字未回。领导心想：信息太多，没空一一回复。可他不知道，发信息的人，等了很久。

说话更需留意。同僚聚餐，老王接电话说儿媳快生了。有人问：男孩女孩？老王笑答：希望是个大胖孙子！话音刚落，有人点头，有人沉默。有人举杯：先喝孙子的喜酒！旁人跟上，小辈也起哄。没一会儿，老王被灌得大醉。第二天他还纳闷：平时酒量一般的人，今天怎么这么能喝？他没想到，有些话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

别轻易觉得“没人在乎”。你不在意的小事，往往正是别人心里的大事。生活里的点点滴滴，工作中的字里行间，交谈时的一枝一叶，都藏着别人没说出口的感受。要学会自重，也学会尊重他人，把握好说话做事的边界。

这个世界，总有人在默默在意。多一点细心，多一点体谅，你会发现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分寸，恰恰是最温暖的人情。

连载④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两人来到一家酒馆，边喝边说。谢榛知道了画师是扬州人，早年也曾醉心科举，但考了十几年只考了个秀才，也便灰了心，开始作画。先在扬州租了个门面，画了几年后有了积蓄，便来京师发展。天子脚下人文荟萃，生意比扬州好多了。

饭后，李画师说，谢先生以后有事只管说一声，我一定为你效力。

那多谢了！

谢榛、李攀龙、王世贞组织诗社的事，很快在京师传遍。李画师所画七人像，很多人拿去仿制。十几岁的学子，国子监的学生，打听到谢榛的住处后，纷纷前来请教。另外六人身边，也聚集了很多人拜师学艺。这事，让首辅严嵩知道了。这天，严嵩在内阁处理完政务后，与严讷说起话来。

严嵩说，敏卿，你知道李攀龙等人组织诗社的事吗？

严讷说，知道，有几个人与我还很熟。

你是说那个临清人谢榛。

还有李攀龙、王世贞，也熟。

他们的诗怎么样？

严讷知道严嵩早年在钤山读书时，写了不少诗歌。复古派领袖李梦阳，还跑去拜访过他。安阳人崔铣，给他的诗集作过序。年龄大了之后，严嵩不再写诗，但一直不忘自己是一个能诗的人。于是，严讷这样回答：谢榛是个老手，出过几本诗集。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人刚刚上手，诗作还嫌稚嫩。

稚嫩？宗臣的《报刘一丈书》，你看了吗？

看了，这篇古文不错！

你看不出他的讽刺意味吗？

严讷一吓，急忙说，惟中，宗臣写的是官场常态，并没有实指。

严嵩听了，沉默片刻，说，听说七个人狂得很，说全天下就他七个写的诗好？

严讷说，他们少年轻狂，惟中不必介意。

想当年，老夫也写了很多诗。他们狂气、写诗，我不管，只要做好差事就行。

严讷说，李攀龙、王世贞能力较强。徐中行等人刚刚授职，想必也不会太差。

严嵩点点头，一个主意慢慢打定。

这天，王世贞刚从刑部回到家中，便听到敲门声。王世贞打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人，不认识，于是问，你是？

我是相爷府的严年。

王世贞的脸冷下来，问，找我有事？

这样，我家公子在天运楼设宴，请王主事吃饭。马车就在路边。

王世贞往外一看，一辆豪华的马车停着。

这，王世贞犹豫了。去吧，与虽然权大但名声不好的严世蕃结交，会让正直的人们议论。不去吧，可能会让严世蕃记恨。那就去吧，到了之后见机行事就是了。于是便说，你稍等，我换了便装就去。

到了天运楼二楼的一个雅间门口，王世贞站住。只见偌大的房子里，中间一张桌子，只有严世蕃一个人坐在那里。严世蕃见王世贞来到，站起，说，元美来了，欢迎，欢迎！

王世贞坐下，问严世蕃，不知东楼相邀，有何事让我效劳？

没事，没事，只是聚聚。

看着严世蕃的那只瞎眼，王世贞心里生出深深的厌恶。谢榛也是一只眼，但看着没有那么恶心。平日里，严世蕃所做的贪赃枉法之事，王世贞有所耳闻。据说严世蕃说过朝廷也没有严家富裕的话。你严家富裕，还不是收取贿赂所致。想到这点，王世贞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了。

上菜！严世蕃轻轻一说，严年便跑出去安排。不一会儿，便上了八道菜。酒是宫中酿造的好酒。

严年把屋门关上，走来为王世贞倒酒。王世贞说，东楼，我酒量不行，得少喝点。

行，喝酒你自可随意。

严世蕃端起酒来，说，元美，初次喝酒，我先敬你一杯。

谢谢！

三杯之后，严世蕃说，家父听说元美极有文才，十分欣赏。他想把你收在门下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

这，王世贞沉吟一会儿，说，东楼，我王世贞才具一般，拜在首辅门下，恐怕会让严大人失望。

严世蕃说，元美，你何必过于自谦呢？谁不知你十几岁就会写诗，对易经也有研究。

我对易经研究不深，没有多少道行。

严年又来斟酒，却被王世贞挡住了，说，我不能再喝了。

一丝不快从严世蕃脸上生出，但他克制住，说，元美不愿再喝，我就不勉强了。家父心愿，还请元美能予满足。

这事，容我想吧。

也好。

第二天去刑部当值，遇见李攀龙，王世贞把昨天之事和盘托出。李攀龙听了，说，最好不要与他走得太近，别看严家目前势大，但说不定哪一天就倒台了。那时，你就是严党了。

王世贞点头称是。

没过几天，还是王世贞刚刚回到家中，严年又来敲门了。王世贞打开大门，严年说，我家公子还要请你，请跟我走吧。

王世贞说，我晚上有饭局，对不起严公子了！

这，不太好吧！

怎么不好，莫非让我失信于人？

还是没过几天，严年又来，王世贞又找理由拒绝了。

连着两次邀请，王世贞都借故推辞，严世蕃自然明白了。他对严嵩说，王世贞这人不给面子，以后要找机会整治整治他。

(未完待续)